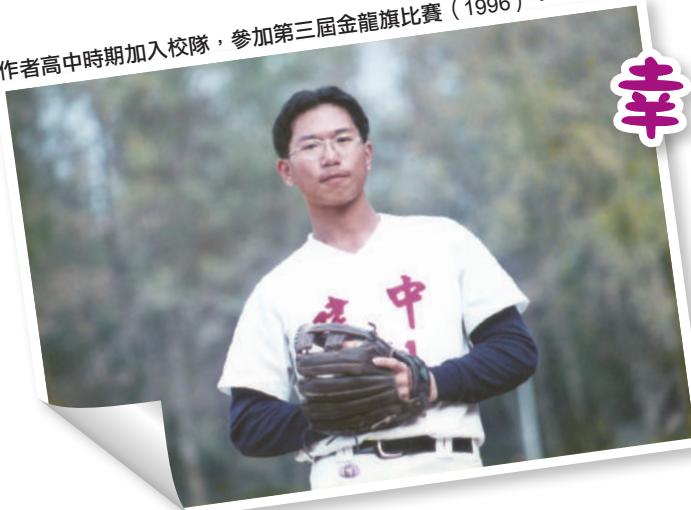




那些年我們打棒球

作者高中時期加入校隊，參加第三屆金龍旗比賽（1996）。



幸福的記憶

文・圖／蔡尚宇

高中時最大的夢想就是進臺大棒球隊，很高興我實現了這個夢想。

高三那年，看到臺大棒球隊在青年公園招生，數十個充滿熱情的臺大學長們一字排

開，作傳接球練習，這對於當時只懂念書的小毛頭可說是極大的吸引力。雖然測驗時，新生傳接球稱不上整齊劃一，但足以點燃我要加入的決心。

就是這股決心，讓我本來是班上吊車尾的成績在最後一個月裡突飛猛進，模擬考總是倒數十幾名，放榜時竟是從前面數來十幾名，大家都很驚訝，是不是我跟哪個北一女或是中山女或是景美女相約一起讀臺大？其實是臺大棒球隊的學長們，在我精神不濟度咕時，用球棒把我掄醒，用球把我砸醒，用腳把我踹醒，讓我堅持下去。

選填志願時完全不考慮其他學校，就是臺大臺大臺大，先進去再說！確定入學臺大農經系後，第一件事是打聽棒球隊什麼時候招生，測驗，和測驗項目為何，滿心期待那一天…

16年前入隊測驗一些細節已遺忘，但還記得一開始catch ball，再來是內外野守備、打擊，最後是投手選拔。那時我傳接球完再接幾個滾地，學長就說可以了，也沒打擊。在選投手時，我毛遂自薦上去投了幾球，只見鍾順桐學長在本壘板跳來跳去，然後我就被俊銘學長請了下去（那時還不算入隊，所以沒用踹的）。這錯誤的毛遂自薦或許是後來蹲了5年的原因之一。

回想起這5年的棒球隊生涯，很遺憾沒拿到冠軍，不過想起一些白目與無知的糗事，以及教練與學長嚴厲中帶有期盼的教誨，卻是令人莞爾。常想起2002年在清華與明新技術學院冠軍賽奇差無比的牽制，賽後阿泰的眼淚還有老康的哽咽。我們是那麼接近冠軍盃了，最後卻是看著對手衝上投手丘歡呼。2001年軒慶學長6局好投，我們卻在7局下半被逆轉，無緣進複賽…。

臺大人學業上頂尖，沒話說，而打棒球更是力與智慧的結合，有文武雙全的表現。在業餘棒球隊中，臺大一直都是強隊，從70年代成立到21世紀的今天，沒有對手敢派3號投手對付臺大，除非他們想放棄。

不過團體比賽拚的是第一，人家不會記得第二名是誰。團隊合作是勝負關鍵。懵懂的

我，只知道要加強自己，增加阻殺率，增加打擊率，但沒加強與投手的Battery，與二游牽制的默契，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無知，也是我要強調的團隊合作的重要。

而臺大棒球隊校友會的組成，稱得上是創舉。把在各行各業發達有成的校友們，透過有制度的組織集結，讓還能打球，還想打球的我們有一個舞台，重溫對棒球的熱情。至今，校友會已舉辦5次海外球場巡禮，去過東京巨蛋，橫濱海灣之星，琦玉西武巨蛋，名古屋巨蛋，札幌巨蛋和大阪巨蛋。也在國內職棒場地舉辦校友聯盟交流賽，從天母、新莊、青埔、臺中洲際、高雄澄清湖打到羅東棒球場，場場都令人振奮。

棒球隊校友會已跨越10個年頭，這不只是我們棒球夢的延續，更是臺大人在社會上影響力的展現，要作激勵學弟們的表率。

從臺大畢業、2006年預官退役後，開始從事業務工作，賣起了汽車零件，3年多的時間足跡遍及北美、南美、歐洲和中國，爾後隨金融海嘯捲入電子業，當起產品經理，對臺灣電子製造業有了基本認識。2014年進入凌華科技，又回到銷售工作，目前負責歐洲區。

每回想起當年勇，總有滿滿的幸福和感動，我終生以臺大棒球隊的一員為榮。文



86級入隊新生合照，我站在右起第三位（1998）。



亞洲城市大學對抗賽後，遊北京長城（1999）。



2014年OB賽於龍潭。領頭前3位依續為洪騰勝學長、國手孫金鼎學長及吳誠文學長。